

典藏纪念版

绾青丝

上

波波 著

绾青丝，挽情思，任风雨飘摇，人生不惧。
浮生一梦醉眼看，海如波，心如皓月，雪似天赐。
你自妖娆，我自伴。永不相弃！



NLIC297080423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典藏纪念版 ·

图书馆 编目 (CIP) 数据

红青丝 / 波波著. — 南京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2200-0553-4

ISBN 978-7-2200-0553-4

中图分类号：I247.7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书名：红青丝

红青丝

上

波波 ● 著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出版单位：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汉口西路100号 邮政编码：210019



NLIC2970804236

ISBN 978-7-2200-0553-4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限-全) 118.00元

ISBN 978-7-2200-0553-4

千禧年登馆藏

读者服务部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绾青丝 / 波波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500-0223-4

I. ①绾… II. ①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08732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编: 330008
电 话 0791-86895267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bhzwy.com

书 名 缪青丝
作 者 波 波
责任编辑 张 越 矢 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1000mm
印 张 88
字 数 1485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18.00元 (全三册)
ISBN 978-7-5500-0223-4

赣版权登字 05-2011-16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卷 青楼篇

- 第01章 承欢 · 003
第02章 人彘 · 007
第03章 弑父 · 011
第04章 冥焰 · 017
第05章 前世 · 021
第06章 情报 · 026
第07章 青楼 · 030
第08章 蛊伏 · 034
第09章 禁脔 · 038
第10章 吉他 · 043
第11章 凤歌 · 047
第12章 仙音 · 052
第13章 玻璃 · 057
第14章 游戏 · 062
第15章 买卖 · 067

- (上) 风流篇 · 070
第16章 卡门 · 072
第17章 竞拍 · 078
第18章 正主 · 084
第19章 成名 · 090
第20章 暗涌 · 095
第21章 交换 · 099
第22章 点子 · 104
第23章 淫贼 · 110
第24章 媚香 · 114
第25章 驱毒 · 118
第26章 艳妓 · 123
第27章 惊雷 · 128
第28章 求婚 · 134
第29章 活宝 · 139
第30章 骄女 · 143

- 第31章 公子 · 147
第32章 勾引 · 151
第33章 猜心 · 156
第34章 锁情 · 160
第35章 收服 · 164
第36章 同衾 · 170
第37章 调情 · 174
第38章 乡愁 · 178
第39章 荷包 · 183
第40章 遇贼 · 188
第41章 赋诗 · 192
第42章 醉酒 · 197
第43章 秘密 · 202
第44章 夜探 · 207
第45章 腐乳 · 212



目录 Contents

- 第46章 赠礼 · 217
- 第47章 朋友 · 221
- 第48章 思情 · 225
- 第49章 珠胎 · 229
- 第50章 败兵 · 233
- 第51章 借刀 · 237
- 第52章 度假 · 241
- 第53章 魂梦 · 246
- 第54章 劫狱 · 250
- 第55章 葬心 · 254
- 第56章 嫁祸 · 261
- 第57章 滑胎 · 266

第二卷 沧都篇（上）

嘉树青 番一 藏

- 第01章 大哥 · 275
- 第02章 结义 · 280
- 第03章 结缘 · 285
- 第04章 求租 · 289
- 第05章 偶遇 · 295
- 第06章 影子 · 299
- 第07章 说书 · 303
- 第08章 结怨 · 307
- 第09章 报仇 · 311
- 第10章 应聘 · 315
- 第11章 赎罪 · 319
- 第12章 接货 · 323
- 第13章 离别 · 327
- 第14章 生活 · 332
- 第15章 出塞 · 336
- 341
- 345
- 349
- 353
- 357
- 361
- 365
- 369
- 373
- 377
- 381
- 385
- 389
- 393
- 397
- 401
- 405



第一卷

青楼篇

恨舍不出小衣服前耽机巧，可曾做到不耐烦人而作“人前少口舌……恩人鬼畜”？
或死生，如神不知不觉，却象是天底下大不了，该事。人人欺君欺空禁署，心存公
私，亦有其本末，如神不知不觉，却象是天底下大不了，该事。不存私意，只存公
私，亦有其本末。

第01章 承欢

她睡得安，不似醉中梦，更如小野山人一瓣香，醉至忘却五般
事。可是从醉中梦醒来，却最不似醉中人，如“俗家”醉面狂歌，醒来从头至
尾，一派豪迈，令她这武学宗师心惊肉跳，心念森然，那大醉海
市蜃楼，一派豪迈，令她这武学宗师心惊肉跳，心念森然，那大醉海
市蜃楼，一本正经的皮毛字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醉断非常非醉分醉
也。好痛……手无力，肩膀痛，腰背痛，四肢僵硬，觉得山脊骨好像脊梁
一样，从身体传来的撕心裂肺的痛楚和沉重的压力令我忍不住呻吟出声。该死的，那
死小鬼没说过借尸还魂是这么痛的，我整天泡在网络上看过的N本穿越小说也没说
过借尸还魂是这么痛的，难道是我的灵魂与借来的身体有排异反应？

想睁眼，可是，眼皮重重的，脑袋昏沉沉的，费了半天劲儿也睁不开。我忍不住皱了皱眉，那死小鬼瞒了我些什么？居然让我的身子这么遭罪？幸好没信他的话，那死小子居然还想打我的主意。一想到那小鬼一脸迷迷的表情扑上身抱着我猛啃，我就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该不会是那满脑色情念头的死小子讨我当老婆的想法不遂，就故意整我吧？

身体猛然传来差点贯穿我的刺痛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随后袭来的一股炙热的热流令我克制不住地尖叫出声，可本应是震耳欲聋的尖叫声，逸出唇却变成了微不可闻的破碎的呻吟。我就知道那死小鬼不会那么好心，送我去借尸还魂？把我送进十八层地狱还差不多。谁让我刚刚在冥殿当着那么多捂嘴偷笑的鬼衙鬼差讥笑他是没长毛的奶娃儿，气得他脸都绿了。现下可好，得罪小人的下场果真难受得很，古人诚我不欺。

难道我正在下油锅？那股奇怪的热流一波一波地持续而来，烫得我极不舒服。我再次试着睁眼，谢天谢地，这次终于成功了。

我已经设想好了千百种恐怖的场面，但还是被眼前的情形吓了一跳。映入眼帘的并不是血腥恐怖的修罗场，我躺在一张精致柔软的雕花大床上。咦？那小鬼没骗我，还真借尸还魂了。心里不由得微嘲，蛮符合“穿越黄金定律”的嘛，借尸还魂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从床上醒过来。不过，有没有人来告诉我，这个趴在我身上正在“嘿咻嘿咻”做着活塞运动的男人是谁啊？那些大呼小叫的傻婢、嬷嬷、小厮、爹

娘跑到哪里去了？

这男人是……老公？情人？我的头好像又开始晕了。我就知道那死小鬼不会那么好心，居然安排我嫁人了！等等，嫁人了？这具身体到底多大年纪了啊？生过孩子没有啊？乳房有没有下垂啊？肚子上有没有难看的妊娠纹啊？不会比我在21世纪还老吧？还有，在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的情况下，安排我跟完全没有感情，甚至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老公”或“情人”见面，还是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之下，什么意思嘛！还有还有，身体这么痛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第一次？

我睁大眼，身体的痛楚令我的头脑仿佛清醒了一点儿。刚刚在心里想的那些全是废话，怎么应付眼前和以后的状况才是正题。在古代，女人有多受压制、多没有地位我非常清楚，就像这个压在我身上看起来似乎无比享受的男人，根本一点儿也没有在意我身体的感觉，女人对男人而言，不过如一样物品，或许还不比一匹马几头猪来得重要。一个女人想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就必须要依附男人，何况还是我这样初来乍到对什么状况都一无所知的主儿。

能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眼就看出这张床是上好的红木所制，似乎比以前我老板办公室的红木书桌和书柜的等级还要上乘一些，看来这男人的家境不坏。咬着牙，我强忍着男人仍在我身上不断制造的痛楚，不吭一声。既然已经无法改变已为人妇的事实，我索性大方地打量起身上这个男人，好歹他是我以后的长期饭票，服侍好这个老板，我以前在21世纪渴望当个“米虫”的理想说不定就有可能实现了。我盯着他近在咫尺的脸，这一细看，倒硬生生地让我倒抽了一口气。这，这个男人，长得也太太太太好看了一点儿吧。

漆黑如缎的长发仅用一根发带束在脑后，零乱的发丝俏皮地从他的脖子两旁垂下来，挑逗着我的酥胸。瘦削却刚毅的脸庞，挺直如古希腊雕塑的鼻，棱角分明的薄唇，粗黑挺拔的浓眉，无一不比例匀称精致、完美和不可挑剔。可惜那双眼紧闭着，看不到他心灵的窗户是否灿如繁星？不过那迷人的睫毛又黑又长又卷，一滴晶莹的小汗珠挂上面，随着他狂野的动作微微闪动着，在他轻颤的睫毛上晃悠悠地抖了两下，就可爱地滴下来，嗒的一声掉到我的脸颊上。

轰！一把火从我的喉咙里蹿出来，我的身体不由得微微抽搐。那滴汗像是一道催化剂，让我本来痛楚无比的身体竟然有了一丝异样的反应。可耻地觉察到这一点，我的身子一僵，忍不住在心中微嘲，叶海花啊叶海花，原来你也不过是一个看到帅哥就发花痴的庸俗女人，居然会在身体这么痛楚的情况下被一张好看的脸催生出情欲。

可是，可是，这也不能怪我啊！另一个声音在心底小声地反驳。这样俊俏好看

的绝世美男子，在21世纪绝对是当超级偶像的料。一想到我电脑里那堆分成“下等、中下、中等、中上、上等、上上、绝色”七个等级的帅哥明星图片以后再也看不到了，我就有些伤心。如果把这个帅美男放到那堆图片里，绝对是排七星级的绝色之姿啊。老天啊，我这是走了哪门子的狗屎运，居然嫁了个帅美男老公？呵呵……中大獎了，怪不得买了这么多年福利彩票什么奖都没中过，原来补偿到这儿来了。这样想着，以后再也看不到帅哥图片的伤感也一扫而空，嘿……毕竟以后有真人秀可以看了嘛。啧啧，话说，这样的祸水在21世纪，平凡如我这样的女子哪有一星半点的机会能够祸害得到？如今只是身体有一点点本能的反应也是很正常的嘛。这样一想，越发觉得理直气壮，根本无须惭愧。

帅美男不知是否觉察到了我身体的异样，原本就狂野的冲刺加快了速度，一下又一下，毫不留情地贯穿我的身体深处。他的身体淌着淫靡的汗珠，浸湿了我雪白柔嫩的肌肤，男人粗重的鼻息像羽毛一样撩拨着我的粉颊，温热而暧昧的气息令我的身体渐渐也如他一般散发着烫人的高热。我松开一直紧咬的唇，逸出一声难耐的呻吟。

那销魂的声音令他全身一僵，他猛地睁开眼睛，我毫不躲避他的凝视，定定地迎上他炫目的双眼，像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炸开，那双眼……果然是灿如星子。那是怎样墨黑如漆的双瞳啊……我恍惚地想，身体酥麻起来，一寸寸化开，仿佛有一把火，把他的身子也跟着一起融掉了。我感觉到他身体颤抖的痉挛，他恶狠狠地瞪着我的眼。我只觉得他的身体如大江决堤，那排山倒海的快感向我袭来的同时，也令他不能控制地轻颤起来。

他瞪着我，我也盯着他，两个人的身子都僵硬着，保持着这个动作，任凭那令人欲仙欲死的快感如洪水般一波一波地侵袭，将我们摧毁、击散、粉碎……良久良久，直到那令人销魂的快感如落潮的海水一般缓缓消退。

他仍然没动，表情僵硬，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的眼。我也不敢动，迎着他的目光，看到他眼里忽然闪过一丝寒意，转瞬即逝。这男人高潮时的表情还真有些……骇人。不明白这个男人紧盯着我看的意图，我更是不敢轻举妄动，也不敢贸然开口，怕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令男人生疑。他望着我的眼神渐渐深沉起来，我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见鬼，他一直盯着我干什么？难不成对我的身体起了疑心？

我不敢再看他，垂下眼，掩饰住内心的慌乱。不会是真被他看出什么异样了吧？我不安地想。

见我垂了眼，帅美男也动了，慢慢从我的身体里退出来。我忍不住轻抽了一口气，不再有激情麻痹的身体被他这并不剧烈的动作也带出了火辣辣的疼痛。这样痛，

怕是要养好几天了。我的脸微微一红，抬眼撞上他眼里的讥诮，微微一怔。
他怎么会是那样的表情？轻视、嘲弄、厌恶，甚至还有仇恨。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这具身体和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莫非不是夫妻？可是，这么亲密的事都做
过了……如果他厌恶我，为何要与我上床？唉，我第一万零一次开始鄙视自己超级
贫乏的想象力……
他翻身下床，赤裸的背影差点让我喷出鼻血，这男人是什么人生的啊？怎么身
材也这么好？身高起码在一米八以上，啧啧，那结实有力的肌肉、古铜色的皮肤、
那翘臀、那窄腰、那猿臂、那宽肩、那松一样挺直的脊背……视线由下而上地滑去，
我又抽了口气，男人背上竟有一道一尺来长的伤疤，像条褐色的大蜈蚣，丑陋而狰
狞地趴在那里。再一看，那古铜色的肤色还掩饰了众多各种各样的大小伤口，像
是从刀光剑影里摸爬滚打而出，那些伤口揭露着主人曾有着怎样惊涛骇浪的过去。
这个男人到底是谁？我怔怔地看着他，脑子又开始混乱起来。一个穿着俏丽粉
裳的女子已悄然走至床前，放下一盆清水，手里拿着一块湿绢，替他清理身上欢爱
的痕迹。乍一看到她，我大吃一惊，这屋里竟然还有其他人？他他他，他竟然在屋
里有第三者的情况下，如此坦然地与我嘿咻嘿咻？这男人到底有没有一点羞耻心？
我的脸火烧火燎地烫起来，我这个来自 21 世纪，性观念也不是那么保守的人，面
对给人演出现场版的 A 片也觉得非常难堪，好歹他还是个封建社会的古人好不好？
脑子里一片混乱，我就这样傻傻地看着帅美男光着身子一动不动，巍然而立，
任那粉裳女子仔细地擦拭他的身体。好不容易等那女子帮他清洁完，端了污水出去，
还未等我回过神来，又走过来一个腰上佩着短剑的紫裳女子，给他披上一件宽松的
白袍。我差点晕过去，这屋里到底还有多少人观看了刚才那出激情戏？
转过头在屋内搜寻，目光蓦然接触到离床四五米处的一个人时，我差点骇得惊
叫起来。

爱妻恨不燃神曲，藉南浦大公宣

良药毒……脂调服，虽致死人中省好，硕文来题诗景重慨，司空墨不果吸
聚肺病对服脾酒，所寄人中诗个句就景歌歌，转好景渠印。余寒邀故本指耽同歌书
之，王宣表

第02章 人彘

丽堂一个良口一，副了格的来痴人若笑僻好缺此毁弃，进眷板背母畏美
耻知于无乱，尊卑逆弃，长乐陪大良，人呼督督，带吏的人民丁增，船童丁拿饭人
士，原为世有日青，谢村名李子，醉前狂性八采殿的入丈分庭桂发代繁，来强弄强
去不辞会财姓辱

爱方苦外离，才解出杰变之每有人不全不触土世乱，朝日公朴宣新民人果个滋

他哪里还能算是一个人？，特多知领神人中省时畏美而蓄，众假始造人个翻抽文

我的冷汗流了出来，脑子里猛然闪过少年时代看的一部电影《两宫皇太后》。
慈禧得势后，将咸丰皇帝称赞过的那个腰软舞美的妃子，砍去四肢装进一个大瓮里，
那恐怖的场景曾令少年时期的我毛骨悚然。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在离我床铺不远的地方，竟也摆了这么一个大瓮，里面
装了个蓬头垢面的人。我辨不出他的面目是年长还是年幼，因为他满脸污血，鼻子、
嘴唇和耳朵已经被割掉了，血肉模糊的面孔上只剩两个黑糊糊的鼻洞。眼睛倒还留着，此时他的双眼死死地瞪着站在床前的男人，嘴里嗯嗯地叫着，却发不出一个
完整的音节，看来舌头也被割了去。仇恨、痛楚、悲愤、耻辱、不甘等情绪如同利箭般一一从他的眼里放射出来，如果眼光能杀人，站在床前的白袍男子恐怕早就
被他千刀万剐、五马分尸了。

面对这样的景况，我毫不怀疑他装在瓮里的身体也早没了四肢。我恐惧地盯着他，这个刚才骇得我差点惊声尖叫的人，是真的不能算是一个人了，他活脱脱就是金庸在《鹿鼎记》里描写的人彘。这个男人，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什么样的仇恨才能将一个人折磨到如此田地还不松手？我抬头望着背对我的帅美男，脑中一片眩晕……这个人，是这个人！如此狠辣的手段，如此狠绝的心肠，这世上怎会有如此恐怖的人？生着如此美丽的脸，却有着怎样一副狠毒的心肠！

我害怕了，是真正的害怕，凉意从脚底一丝丝升起，胆战心惊。来自21世纪的我，几时见过这种惨烈的酷刑？活生生的一个人彘摆在我面前，强烈的血腥味开始四散漫延，我捂住嘴鼻，几欲作呕，却不敢出声。这个人到底摆在这里多久了？绝不会是我醒来之后，即使刚才我有点“热血沸腾、神志不清”，但抬一个人进来

这么大的动静，也断然不会无所察觉。

如果不是之后，那便是我醒来之前，这瓮中人就已放进屋，那刚刚……我的身体如同掉进冰窟般寒冷。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说这个瓮中人也看到刚刚那场限制级的表演了？

为什么要让他来看？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自己的脸色肯定已经变得惨白。帅美男仍背对着我，慢条斯理地接过粉裳佳人递来的热茶，喝了一口。另一个紫裳丽人则拿了角梳，解了男人的发带，替他梳头。好大的派头，我咬紧唇，脑子飞快地旋转起来，努力发扬现代女人的娱乐八卦推理精神，毕竟尽快搞清目前的状况，才能寻找机会活下去。

这个男人到底有什么目的？这世上绝不会有有人有这么变态的嗜好，喜欢在欢爱之时请个人彘做观众，看帅美男把瓮中人折磨成这样，也知道他是非常恨他的。恨一个人，折磨他最好的方法不是蹂躏他的肉体，而是凌辱他的心灵和精神。

想到这一层，我的脑筋已经从混乱中逐渐清醒了。他让瓮中人来看这场表演，说明我这具身体与那瓮中人的关系特殊，否则，这样的凌辱就变得无聊和滑稽了。

这样分析下来，那瓮中人到底与我这具身体是何关系？丈夫？我立即否定了这个答案，床上凌乱刺目的落红已经证明我并没嫁人。兄弟？我细细打量瓮中人血淋淋的脸，终于在他的眼角发现深深的皱纹，恐怕也未必。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父亲。

我浑身发冷，冷汗一滴一滴从额头冒出来。若真如此，那个可以如此狠绝地对待我这具身体的父亲的男人，又会怎样对待我？强暴恐怕是最轻的刑罚了吧？尽管我醒来的时候因为搞不清状况并不认为他是在对我施暴，但从我这具身体的疼痛程度和下体撕裂的伤势来看，他肯定是在对这具身体的前主人施暴。

他还会怎样对付我？杀了我？还是也把我削成人彘？我打了个冷战，思考着要不要告诉他，其实这具身体的主人在他施暴的时候已经死了，我不过是个冒牌货。不妥，这种天方夜谭的故事讲给任何一个正常人听都不会相信，没准儿他以为我是想逃避酷刑故意在此怪力乱神，反倒惹出祸端。那……到底怎么应付眼前的状况呢？我满脑黑线。老天，你干脆让我再死一次算了，也比面对这个可怕的人来得好。我还可以回冥府找冥焰那死小鬼算账，插了他的鼻孔再揪他的耳朵。我就知道那小子没有那么好心，借尸还魂？他想害我再死一次好乖乖回去当他老婆还差不多！真搞不懂那小色狼为什么偏偏缠着我不放，不就是骂了他两句“乳臭未干”再顺便揪了他几下耳朵嘛，那小气鬼竟然这样报复我！

帅美男又喝了口茶，将茶盏递给左边的粉裳女子，右边着紫裳的那个立即递上

湿绢，给他擦手。这两个女子显然也非平常丫鬟，面对这样的场面还能冷静自制，真不是正常人，跟那个男人一样是变态。

这一刻，变态美男的七颗星在我心里已经连降了三级，现在再看到他那张俊脸，我也无心欣赏，只感到心里一阵阵发寒。变态美男擦完手，才背起双手，走到大瓮前，低头看着瓮中的男人，围着大瓮慢慢踱了一圈儿，轻笑道：“蔚锦岚，做人彘的滋味你不觉得新鲜，那么，看着令千金在我身下婉转承欢的表演，是不是让你觉得新鲜一点儿？”

变态美男的声音很好听，低沉暗哑，即使是这样阴冷狠绝的话，从他的嘴里讲出来仍是带着说不出的性感。如果他不是那么狠绝，那么令我感到恐怖……我鸡皮疙瘩起了一背，用力甩了甩脑袋，在心中暗骂，叶海花！清醒一点儿！现在是什么状况？还这么花痴！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变态美男转到大瓮侧旁，不再背对我，我已能看到他的表情，虽然脸上带着轻笑，可是他的眼神如万年寒冰一样凛冽寒冷，不带一丝感情。

看来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那个瓮中人果然是我附身的这具身体的父亲。我下意识地排斥自己把那个蔚锦岚与我联系起来，虽然他是我这具身体的父亲，可我的灵魂说到底也才刚刚认识他，对他没有半分感情。无辜上了他女儿的身，白白承担了变态美男的仇恨已是倒霉，若再觉得自己跟那蔚锦岚有些牵连，做出些感情冲动的事，可就小命休矣。现代女人的凉薄心性在这一刻暴露无遗，这个变态美男可是我此生见过的最可怕的人哪。

瓮中人蔚锦岚一直怒瞪着变态美男，此时听到他挑衅的话语，更是愤怒地嗯嗯乱叫，可惜被割了舌头的他根本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他在瓮里狂怒地躁动，结实的大瓮也开始有些摇晃。

看到蔚锦岚恨不得杀了他的眼光，变态美男的脸上终于浮现一丝满意的神色。蔚锦岚肯定已经气得快疯了，亲眼看着这个把自己害成人彘的恶魔在他面前强暴自己的女儿，天底下恐怕没有一个父亲不会发疯。他或许可以承受变态美男加诸在他身上残暴的酷刑，却未必能承受亲眼看着他伤害自己的骨肉血亲。

变态美男虽然满意了蔚锦岚的表情，却仍然不肯放过继续戏弄和羞辱他：“坊间传说当朝宰相蔚锦岚的千金，乃天曌皇朝最知书识礼、娴静端庄的一位大家闺秀，没想到骨子里竟是这般淫荡。”他顿了顿，转头瞥了我一眼，唇角浮起我最初不解现在却恍然的讥诮，“竟然对强暴她的男人曲意承欢，比青楼里的婊子还要放荡下贱！”

我咬紧了下唇，努力控制身体的轻颤。不要理他，不要理他说的话。我在心

里告诫自己，尽管他刻薄的言辞差点把我气昏过去。这个变态男人不过是想羞辱蔚锦岚罢了，我并不是蔚锦岚的女儿，没有必要自动自觉去承受他的羞辱。我是来自21世纪有正常生理需求的成年人，我醒来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是在对这具身体施暴，我为什么要感到羞愧？强暴人的是他，做错事的是他，他才应该感到羞愧！我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气自己、惩罚自己？不，我不感到羞愧！想到这里，我反而轻松了，眼前的一切就像是一场闹剧，我不过是剧院的观众，被牵涉其中看了一场无聊的表演。我看向这个男人，无视他唇角的讥诮，坦然地迎视他没有一丝感情的美丽黑瞳。那样美丽的眼睛……我在心里微嘲，可惜了，这个男人在我心里又降了三颗星。这个变态男人，要是知道我根本不是蔚锦岚的女儿，他所做的一切对我而言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恐怕他那冰冷的眼神和讥诮的表情会即时崩溃坍塌，不知道那时候他嘴里还说不说得出这样令人讨厌的话来？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轻笑了。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轻笑了。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轻笑了。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轻笑了。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轻笑了。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轻笑了。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轻笑了。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轻笑了。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轻笑了。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轻笑了。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轻笑了。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轻笑了。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轻笑了。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轻笑了。

“你真好，却不知道我要不要。我不得不装作不知，我不得不装作不知，我不得不装

如群山行者高危急冲天而飞从生虫蝎蝎齿长虾及出寒风不收留玉皓蓬莱，才可此身无愧也。进而娘都得前承御春咏，来出娘娘登云齿牙幅盈皓雨露，奉命而宣帝子加苏由生解白，此越了斯古曰熙牙相良美态变。里微卦玄含。

。懿幽然露叫歌首亚低岚

第03章 猥父

。未新音律，想意趣而带来的暴躁之畜玉皓崩土不还也，避妻公恶再，休咎怕缺卦，是衣如空酒杯却一漱金罍翠羽，已乱弃坐榻过，面面相恭恭油然而不爱也。声出鄙鄙中，以喻藻卉休也。却唯独一下降觉想册士平处静奏曲助乐也，舞青春舞畏美态变。更即仰先封口金山也，那裂唇破齿的良全矣，好善背血思祖容答，始不尚射和登白。

我的笑容明显不合时宜。

变态美男没有看到他意料之中的羞愤神情，只看到了我坦然迎视他的目光，以及我慢慢浮出的轻笑。他凝视我的黑瞳闪过一丝光芒，待感觉到我轻笑中蕴含的嘲讽意味儿，眼神渐渐深沉了。

还不待他有进一步的反应，瓮里的蔚锦岚却被他说的话羞辱得失去了理智。我面对那番话笑了，蔚锦岚却气疯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力气，竟然拼着那残破的躯干，挣扎着探出头去，咬住了变态美男的白袍。变态美男皱了皱眉，两个俏丫鬟吃了一惊，一个上前想捏开蔚锦岚的嘴，一个抓住白袍想从他的嘴里拔出来，哪知道蔚锦岚牙齿的力气倒也颇大，这番抓扯之间，已将变态美男的白袍咬的一声撕了一片布料下来。

两个丫鬟大惊失色，那变态美男的破白袍已沾上了蔚锦岚嘴里的污血。变态美男冷脸看着蔚锦岚，冷哼道：“不能开口骂人了，牙齿倒还利！”

蔚锦岚闻言，血肉模糊的脸上浮起一个怪异的笑容，那片被他牙齿扯下的白绢还咬在他嘴里。他狠狠地瞪着变态美男，缓缓把那块破绢费力地塞进嘴里，挑衅地咀嚼数下，咽下肚去。尽管他沦落到如此田地，口不能言，但也要以自己的方式还击变态美男。我几乎忍不住要为他叫好了。这个蔚锦岚，也算是个人物，看他那凶狠的样子，我毫不怀疑，如果他大难不死，而那变态美男又不幸落到他的手上，他会把变态美男的肉一口一口生咬下来，吞到肚子里去。

只是，会有这样的如果吗？蔚锦岚的行为果然激怒了变态美男，他一把捏住蔚锦岚的下颌，寒声道：“好个利牙骨硬的蔚丞相，可若你没了这副牙，又该如何？”话音未落，他的手蓦然用力一拧，只听到咔嚓一声脆响。没有听过这种声音的人，

绝对不能想象出这种牙齿被硬生生从牙床里揉断时发出的血肉分离的声音！蔚锦岚的整副牙齿已经散落出来，和着鲜血汹涌地喷射而出，几颗牙掉到地上，更多的还含在他嘴里。变态美男的手腕已沾满了鲜血，白袍上也被喷上了狰狞的血渍，蔚锦岚沙哑的惨叫骤然响起。

我经受了一生之中最为恐怖的胆战心惊，之前我只是看到了蔚锦岚被施虐之后的惨状，再怎么凄惨，也及不上眼前正在实施的暴行来得血腥直接、毛骨悚然。再也受不了这种血淋淋的场面，我瘫坐在床上，紧紧捂住嘴，骇然的尖叫仍是从指缝中呜咽出声。

变态美男转脸看我，我恐惧的表情似乎让他感觉到了一丝趣味，他松开蔚锦岚已经碎掉的下颌，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我全身颤抖地捂紧嘴，想止住口腔里的呜咽，眼泪却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出。

两个丫鬟又过来给他清理，他依然不动，任她们忙碌地擦洗他手上的血渍，再给他换上干净的白袍。一切收拾妥当，他还是不动，眼睛一直紧紧地盯着我，盯着我近乎崩溃的表情。

半晌，变态美男的唇角泛出一丝残酷的笑容，他眼睛看着我，嘴里却对瓮内痛得不停抽搐、呜呜作声的蔚锦岚冷笑道：“没想到只剩了半条命的人还有力气哼哼……”变态美男猛地转头，唤了声站在右边的紫鸳丫鬟，笑道，“让蔚丞相省口力气，消停些。”

紫鸳嫣然一笑，至门后拿来一个红纸封口的酒坛，走到蔚锦岚面前，小心地掀起红纸封皮，将里面的东西哗啦啦一股脑儿地向大瓮倒去。那些黑糊糊的东西大部分落入瓮中，还有些乱七八糟地散落在蔚锦岚的头上。我定睛一看，竟全是些龙眼大小的黑蜘蛛。

蔚锦岚愤恨的目光被恐惧所替代，想必是认出了蜘蛛的品种。大凡蛛类都是有毒的，我记得以前曾被一只米粒儿大小的黄蜘蛛咬过，当即一阵刺痛，皮肤上立即出现一个鲜红的圆点，又痛又痒，坐立难安，去药铺买了六十多块钱的药，擦了几天才止住刺痛瘙痒，一周后红点才褪了色。能让蔚锦岚露出这么恐惧的眼神，这黑蜘蛛的毒性恐非从前咬我那黄蜘蛛可以企及。

紫鸳拿了根棍，小心翼翼地将蔚锦岚头上的黑蜘蛛拨进瓮里，才嘘了一口气，转头对变态美男娇笑道：“爷，您可真不疼奴婢，要是被这东西咬伤，奴婢这双手还不毁了去？”变态美男笑道：“小丫头，你打小就跟这些毒物打交道，这会儿还跟爷卖乖。”